

□十八番

补鞋匠老王

试,方可大用!”

我30多岁的时候,一天到晚屁股不落座,运动量大,鞋子也特别容易损坏,隔几天就得去补鞋摊。常常一边坐等鞋子,一边观察周围的人群,时间久了,就会发现不同的补鞋匠,周围聚集的人群是不同的,补鞋摊犹如一个小小的社会,每天都演绎着各不相同的故事。

现在谁还会补鞋?街上的补鞋摊,如同那报刊亭一样,快要消失殆尽了。不过,补鞋匠老王的形象却如刀刻般在我脑子里,不经意打开,记忆就如富春江中的碧波一样,滚滚而来。

老王的补鞋摊就坐落在富春路最繁华的地段。

老王身边,总携着一只简陋的木箱子。打开木箱,像打开了百宝箱,里面又分几个抽屉,榔头、剪刀、钳子、线、皮、钉子、胶水、鞋掌,各种物件齐均。当然还有一条自制的可以折叠的小凳子。

有一年初夏,我拿了双新买的皮鞋打算去钉鞋掌。时当午休,老王正眯着眼睛打盹。我接连叫了几声:“大伯、大伯!”他一下从睡梦中惊醒过来,用手擦了擦眼睛,露出歉意的微笑,问我道:“补鞋子啊?”我说:“钉鞋掌。”他拿过鞋子,一边看,一边用手用力捏了捏:“今天你先拿回去,过三四天再来。”我非常诧异:“你现在不是空着吗?”他笑笑:“不是不给钉。一则让鞋底适当磨损以后再钉,穿起来更合脚。二则还要看看鞋底的质地是否适合钉鞋掌。有的鞋底不适合钉鞋掌,一钉就破,那样就可惜了。”随后,他又说道:“其实人也一样,先要经过小

有了这两次补鞋经历,我就决定,以后将所有的鞋子都拜托给老王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每次去补鞋,竟然有一种小小的向往,看老王补鞋,和他聊天,不仅有意思,也有收获。比如,他很守时,无论刮风下雨,早上8点半开摊,

二



倒影

王成摄

□郭华说

十分红处易成灰

一块炭入了炉,红到极致后,结果会如何?

“十分红处便成灰”,这话出自清代徐宗干的《咏炭》一诗。炭入炉中,烧到极致,到了十分红的时候,转瞬便会成灰。曾经的十分红,成了过眼云烟。

这首诗中还有另一句,“一味黑时犹有骨”。炭未入炉时,周身通黑,看着还有点骨架子。入了炉中,烧红到了极致,看似风光了,却也到了转瞬成灰的时候。

由红入灰的,不只是炭,还有人。一个人处于人生“黑”的阶段时,有些风骨并不难。前路漆黑,日子困苦,

那些看似美好的诱惑,都远在天边遥不可及。此时,展现些风骨与淡泊,于眼前的现实虽无补,亦无损。于是,人如炭,未入炉时,“犹有骨”。

可一旦入了炉,形势则急转。混迹名利场,媚上踩下,于是青云直上,由黑转红。各种诱惑纷至沓来,近在咫尺,唾手可得。只要把持不住,人生大红之时,不懂韬光养晦,低调行事,容易在十分红处,转瞬成灰,落得一个反面典型的下场。

与此同理的,还有感情。生死之交,患难伴侣,大多是在“黑”的时候练就的。眼前没有可观的

利益,供两人分心;更多的是艰难困苦,需要两人同心取暖,一起走过。于是,在这种环境中成就的感情,自然如黑炭一般,真实而“有骨”。

分道扬镳一般出现在由黑到红的过程中。利益多了,难免分配不均;诱惑多了,也见不得能把持得住。于是,分岐渐生。日子越红,心则越远。最后,到了十分红处,一拍两散,情如灰飞,恐怕也就不意外了。

人生之中,“十分红处”有时比“一味黑时”更值得警惕。

什么胶水,要看鞋面、鞋底的材料而定。”说到这里,他直了直身子,长吁了一口气,拿过茶杯轻呷一口,然后笑着总结:“人与人交往也是如此,重要的是脾性相投。”

有天下午,我有事经过他鞋摊,时间还不到5点,却见他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去,就顺口问道:“大伯,今天这么早收摊啊?”他回我:“今天几个小的都要回来,一起聚餐吃个饭。”我见他美滋滋的样子,接着问:“家里有喜事吗?”他微笑答我:“也不是什么喜事。今天是我生日,他们回来给我过生日。”又似乎有点自嘲道:“这大把我年纪了,过什么生日。可大儿子却说,生活需要仪式感,不为什么,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。想想也有道理,每个人需要的不就是被记得、被关心吗!”

三

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老王的情景。那天,我还是去找他补鞋。他一边补着鞋,一边说:“你这双鞋不错,是名牌;看款式、皮质,还是真品。”他接着又讲:“真品和假品不一样,懂行的人,一看就看得出来。真品简简单单,不花哨,但用料和做工都很精细。假冒的东西,好看中不用。”

稍后,老王指指旁边的一双翻毛皮鞋:“这双鞋是老李头的,已经补了好几次了。这次我告诉他,不能补了,他还不信。”他停了停又说道:“其实,鞋和人一样,都是有寿命的。人年纪大了,要服老。鞋子也有年纪大的一天。”我很理解似地朝他点了点头。他继续自顾自嘀咕:“年轻时轰轰烈烈,年纪大了就该回归平静。总之啊,无论谁,最终都要退出历史舞台。”老王宛若在对自己的一生作总结。

或许,这就是我时时想起老王的原因吧,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街角补鞋匠,却给了我不少的人生启示。

□江南布衣

孤傲灵魂的生存态度

1961年,耶鲁大学出版了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当时正处于西方与中国大陆的冷战时期,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,还成了欧美许多大学的教科书。在这部英文著作中,夏志清重点推荐了四位作家:张爱玲、钱钟书、沈从文、张天翼,论述张爱玲的篇幅多达42页。沉寂已久的张爱玲仿佛重新被人发现,一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耀眼的星座,如日中天,经久不衰。

张爱玲到美国后经济一直拮据,尤其是和赖雅结婚后更加窘迫,多亏夏志清出面向多所大学推荐,才找到可维持生计的工作;他还牵线搭桥,促成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她翻译《海上花列传》。按中国的传统观念,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香港的宋淇夫妻给张爱玲提供过许多无私的帮助,作为回报,她临终把所有遗产相赠。而对一生中最大的恩人夏志清,张爱玲却没有任何回报,始终冷淡相待。两人书信往来30年,夏志清写给她的一些信件,拖了好久才拆阅;难得见次面想请她吃顿饭,当着夏女友的面被婉拒;发展到最后,连自己的电话也懒得给夏志清了。夏志清曾将张爱玲写给自己的100多封信结集出版,其中有一封信就是这样表示的:“对别人我当感激万分,对你就不必客气了。”

张爱玲这样冷落恩人,夏志清却是一句闲话怨言都没有,因为在他眼中张爱玲是“今日中国最优秀、最重要的作家”,她的几部作品是中国小说史上的“不朽之作”。对于这样的天才不能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她,他包容体谅张爱玲的一切,包括对自己的冷淡与失礼,认为这是朋友之间真正的相知,是古人所说的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。由此看来,夏志清不光是个温文尔雅、学识渊博的学者,还是个慧眼独具、识人惜才的伯乐,更是一个知书达礼、包容豁达的真君子。

张爱玲身处一个复杂而动荡的时代,走上了起落不定、悲喜交替的霉文之路,孤独寡言成就了她的文字,所有阅历,所有修养,所有情趣,成了她行文走笔的厚重基石与丰富背景。可以看到,一旦进入文字世界,她的思维和语言顿时顺畅无比,活跃跳动,五光十色,变化无穷。不可否认,张爱玲的个性特立独行,如喜奇装炫人,常语出惊人,爱闭门独处,拒人于千里之外等。不过,由此就认定张爱玲是个不谙世故、傲慢无礼、孤僻乖张的人,则未免有失偏颇。其实张爱玲很懂人情世故,有时候还很圆滑乖巧,如她赴美之前,主动给从未谋面的胡适寄书写信取得联系,以便在美国申请

启功当年做老师时,因为只有初中学历,教学效果也不太理想,遭人轻视,有一次还差点被解聘,可他没有灰心,在恩师陈垣的支持下,不断读书、练讲,最后成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,其书画也誉满天下。他属于“从头再来”的那类型。

有的人则是通过改弦易辙变得有“出息”的。我熟悉的一位律师从小的梦想是当作家,从初中开始就频频向报刊投稿,一直延续到走向社会的最初几年。他写过诗歌、作过散文、练过小说,却很少被报刊采用。原来,此君的逻辑思维能力极强,想象力却不够丰富,其理性常常干扰形象。后来,他转行当刑辩律师,成了全国有影响的律师。

人生在世,遭受一点挫折无比正常,漫画家于昌伟说:“所有的果实都曾经是鲜花,但不是所有的鲜花都能成为果实。”真是讲到了点子上。一个人不论选择什么方向作为生命目标,为它播过种、萌过叶、开过花,就没有什么值得后悔。对于我们的人生,失败与成功都具有各自的意义,后者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,前者教育我们不应该做什么。

那块崇祯十七年的城砖

那次笔者出差到临海,参观江南长城时,在城楼上的一家博物馆,看到一块被展陈的土烧砖。它曾为江南长城的城砖,面向游客一侧的砖面上,刻着阳文“太府闵”三个字。在它的旁边,立着一张标牌,记载着烧制朝代、年号及监制要求与实体尺寸。很显然,那块城砖的厚度与监制要求相符,宽度则超过监制要求的0.5厘米,无不佐证了那块城砖的品质。

因为平时较少接触史学,标牌上记载的“崇祯十七年”,笔者只知道“崇祯”是明朝的末代皇帝,也知道他最终自缢于煤山,但不清楚他在世上度过了多少岁月,也不清楚“十七年”处于他人生的哪个阶段。那块城砖烧制得如此优良,佐证制砖方的敬业和监制方的严格。

笔者甚至还告诉陪同参观的一位宣传干事,回去后要专门为那块城砖写一篇随笔,并讲述了大致的写作思路:那块品质优良的城砖,说明了那个时代监督机制的完善,从而一方面成就了当时的繁荣旺盛,从中得出“以精准监督提高防控水平”的治政效果;另一方面也确保了江南长城坚如磐石,一直能保存至今,成为当前临海难能可贵的一道靓丽风景。

然而,笔者从临海返回,为着手写那篇随笔而了解相关史料时,不由大吃一惊:崇祯十七年,也就是1644年,当年农历三月十九日(4月25日),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,崇祯皇帝朱由检于煤山自缢而死,明朝就此灭亡!这也就是说,那块城砖监制的年份,恰好是明朝灭亡那年。虽然那块城砖监制的具体月份无从考证,但似乎已不再重要。

可见,笔者企图从一块被监制的

城砖的优劣,来推断出一个朝代某一时

时期国力的强盛与否?无疑是一种美好的臆想。根据笔者随后对那个时代的了解,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朱由检,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,求治心切,颇想有所作为。但终因矛盾丛集,积弊深重,无法在短期内改观;加之朱由检刚愎自用,又急于求成,在朝政中屡铸大错,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。

想想也是。一个朝代如同一件衣服,在之前漫长的时光里,已被风雨侵蚀得支离破碎,而崇祯年间,相对于整个明朝,不过是其中的一只袖子,纵然朱由检缝补得那么卖力,终究无法让其牢不可破,相反由于缝补用力过猛,一下子让整件衣服散了架。而在那个过程中,那一块城砖,远不及一根线的角色,它再怎么坚固,又怎么改变得了整件衣服的命运?

行文至此,有人会说,你怎么能把一个朝代的安危,寄托于一块小小的城砖?对于一块城砖而言,其职责是连同其他城砖,让筑建的城墙固若金汤。可当笔者再去了解江南长城的历史时,又一次意外发现:它之所以能岿然不动,并非城砖优质的功劳,而是因为其具备防洪功能,至于其他无此功能的城墙,也就没有这般好命了。

当然,作为一块城砖,能烧制得坚固耐用终究是好事,一方面确保了江南长城的坚不可摧,使之能抵御倭寇的袭掠和始终防御着洪水的侵袭,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,更在其研究和文化价值上散发着独特魅力;另一方面,作为个体,通过那块城砖,我们可以更加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到崇祯年间甚至整个明朝,并从那段远逝的历史中感悟出一些道理。

没有人是预知未来的神仙,你才华再突出,应变能力再强,也不可能

在刚出发的时候,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获得怎样的结果。如果有绝对把握再出发,我们很可能永远不能迈开第一步。真正的成大事者都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,他们相信每一颗果实都是鲜花变来的,因此千方百计做好这一朵鲜花,在前行过程中再一步一步捕捉机遇的气

息,争取让鲜花变成果实。

谈到如何抵达“出息”,世人喜欢用的一个词是拼搏。跟谁拼、与谁搏?一部分是客观环境,一部分是自己内心。卑微的出身、他人的轻视、领导的不理解等等,都是客观环境的第一部分,你得去超越、去沟通。懒惰、软弱、缺理想、无情怀,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,你必须去改变、去重塑。有时后者甚至更加重要。斗败了旧我,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我,我们改良环境的手段才可能变得丰富,在困难、挫折面前显示的韧性才可能更加强大。

所有的果实都曾经是鲜花,选定了一条路就顶风冒雨前行,属于你的那份果实迟早会到来。

□张达明

周有光老人的道歉

作为《中华读书报》的编辑,祝晓风经常要与文化名人打交道。1998年3月底,他接到周有光先生的一封信,大意是感谢之前寄去的一份《中华读书报》,上面刊登了一篇学术文章写得如何如何精彩,“使我对《中华读书报》肃然起敬”云云。祝晓风当天就给周有光回了信。过了几天,又接到周有光的回信,“欢迎到舍间来谈谈”,并特意嘱咐“来舍时间以上午9点之后,下午3点之后为方便”。

虽然收到周有光的邀请,祝晓风总觉得之前与老人没有多少交往,加上他时年已经92岁高龄,怕对老人健康不利,就没有贸然前往。这年的4月21日,祝晓风和两位同事侯艺兵、张洁宇外出采访,地点离周有光家很近,侯艺兵就对祝晓风说:“周先生不是说让

你去他家吗?咱们现在就去,如何?”祝晓风说:“提前没联系,贸然去合适吗?”侯艺兵说:“没问题,我和周老很熟,经常直接去找他。”于是,三人就去了周有光的家。

那天,周有光刚从医院检查回来,一听有人来拜访,特别是看见侯艺兵后,就一边摆手一边不耐烦地说:“我今天身体不舒服,不见客人。侯艺兵你老是不打招呼就来!”这让三人有点尴尬,就赶紧告辞了。

祝晓风没想到的是,两天后就收到周有光的一封信,写道:“前天,4月21日,星期二,我生病,一早到医院,经过B超、X光等检查,折腾半天,然后回家,疲乏不堪,心烦意乱。刚坐下,我家小姑娘告诉我,有三位客人来了。我问他,姓什么;她说不知道。我说,

我生病了,不能接待。忽然看见侯艺兵同志在门口,我对他说,我生病了,你老是不打招呼就来。于是,三位客人都回去了。不知您是否在三位之中。

这件事,我错了。我写这封信,向三位道歉!我的病不严重,只是胆囊炎、支气管炎、腰疼、咳嗽,估计不久就会好。一俟痊愈,希望您邀约叙叙会,促膝谈心。千万原谅!”

看信后,祝晓风不知说什么好,又回了一封信,也对那天的不期而至表示歉意,不久又收到周有光的回信,约他登门叙谈。两位忘年交见面后,相谈甚欢,完全忘记了此前的不愉快。